赏传世古画 看精彩“奥运”

——我国古代绘画中的奥运比赛项目

□周惠斌

7月26日至8月11日，第33届夏季奥运会将在法国巴黎举行，中国体育健儿厉兵秣马，蓄势待发。在奥运会常设比赛中，有多项运动源自中国，如现代足球即起源于中国的蹴鞠，这已广为人知。同样，射箭、摔跤、皮划艇等项目也是由中国古代相关的竞技、娱乐活动演变而来，这可以从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中得到佐证。

元王振鹏《龙池竞渡图》(局部)

清郎世宁、金廷标等《塞宴四事图》

清王致诚《乾隆射箭图》

射箭：中国体育运动的鼻祖

弓箭是先民狩猎捕鱼的工具，也是古代两军交战的武器。1963年，山西朔县峙峪村曾出土一件石镞(石质的箭头)，距今约两万八千年，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，先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。射箭除被应用于狩猎和军事外，还有强身健体、修身养性的作用，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运动项目。清代王致诚(法国画家、传教士)绘制的《乾隆射箭图》，描绘了乾隆皇帝及随从在避暑山庄弯弓射箭的精彩场景。

射箭在我国历史悠久，《礼记·正义》记载：“射之所起，起自黄帝。”商代晚期，射箭与音乐、舞蹈、礼仪、道德融为一体，形成了一种名为“射礼”的活动，强调以射御敌、以射选材、以射交流、以射育人。周代承袭商代的制度，射礼融入贵族的教育体系，“射”在“六艺”(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)中位居第三，不仅具有竞技功能，还兼有益智、育德、修身等教化目的，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。西周礼制规定，射箭是成年男子的必备技能，男子15岁就得练习射礼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射箭的礼仪属性不断增强，人们以此陶冶情操、锤炼意志。魏晋南北朝时，射箭开始有了正式的竞赛。《北史·魏宗室传·常山王遵》记载，北魏孝武帝在洛阳华林园中曾举办“戏射”，百步之外，19名“运动员”对着一个悬着的银酒杯进行比赛，中矢者可获得酒杯，“奖杯”之名即由此而来。

唐代武则天执政后，为选拔军事人才，朝廷专门设立了“武举制”，9项测试科目中，射箭占了5项，包括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平射和筒射。宋代，出现了练武习射的“弓箭社”，河北一带曾有弓箭手3万多人。明清时期，射箭盛行于朝野内外，成为一项兼具竞技和娱乐的比赛项目。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皇帝都精于射箭，每年秋季要在木兰围场组织大规模射猎活动，这也是皇帝检阅军队的一种形式。

王致诚的《乾隆射箭图》(纸本油画，纵95厘米，横213.7厘米，故宫博物院藏)画于乾隆十九年(1754年)，形象地反映了乾隆皇帝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试马埭“射侯”(即射箭)的史实。画面上，秋色浓郁、层林尽染，山石叠砌、溪水潺潺，文津阁的院墙外，乾隆皇帝身穿红装，目视前方，张弓欲射；远处设置了高大的“侯”(箭靶)，突出了乾隆皇帝“一箭定乾坤”的帝王风范。整幅作品构图新奇，乾隆皇帝虽为一国之君，但画家并未将他放在画面的正中间位置，也没有刻意突出皇帝形象，而是运用焦点透视和明暗塑造手法，着力再现历史的真实情景，给人一种如同欣赏历史老照片的真切感受。该画作后来悬挂在避暑山庄如意洲的双松书屋内。

1900年，射箭运动在第2届奥运会上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。1956年，我国也开始将射箭列为比赛项目。

角抵：中国古典式摔跤运动

角抵是我国古代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开展的一种徒手竞力活动，参与者两相较量、角力搏斗，类似于现代的摔跤、相扑运动。

角抵最初是训练士兵的一项作战技能，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观赏性、娱乐性和竞技性的民间表演。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等绘制的《塞宴四事图》，以中西结合的写实风格，描绘了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内设宴招待蒙古贵族、款待八旗将士时，一同观赏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诈马(赛马)、什榜(音乐)、角抵(满语“布库”，摔跤)、教跳(驯马)等四项表演的盛况。

角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周朝初期，角抵是加强备战和增强战斗力的军事训练项目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禁止民间私藏兵器，作为徒手相搏的角抵得到迅速发展，演变为融竞技与观赏、表演与游戏于一体的娱乐活动。魏晋南北朝时，角抵又称“相扑”。到了唐代，角抵日益兴盛，深受皇帝的喜爱。晚唐时，还专门设立了“角抵队”“相扑朋”，其中，宫廷角抵是皇室权贵消遣的表演项目，军中角抵旨在日常训练和选拔优等士兵，民间角抵则是百姓健身娱乐的竞技活动。

角抵还东传日本，后来发展为日本的“国技”相扑运动。角抵在宋代风行大江南北，出现了“角抵社”“相扑社”等组织，首都汴京每年都举行一两次相扑比赛，甚至出现了女子相扑。到了清代，满族式的“布库”与蒙汉式的“角抵”两者结合，将这项运动推向了高潮，朝廷专门设立“善扑营”，以角抵为职业的人被称为“布库手”。

郎世宁(意大利人)、金廷标等画家共同绘制的《塞宴四事图》(绢本设色，纵316厘米，横551厘米，故宫博物院藏)，记录了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重阳节，在避暑山庄举行声势浩大的“木兰秋狝”的过程，这年适逢皇帝五旬大寿。画面上，乾隆皇帝盘腿端坐，各族首领和满汉大臣、士兵分列两侧，或站立或跪坐，凝神观赏前方正在进行的角抵表演。长方形的地毯上，两组选手身穿白布窄袖短衫，腰束长带，足穿翘首短靴，两两相对，一决胜负。左边一组早已扭打在一起，难分高低；右边一组仍然相对而立，手臂张开，相互试探，跃跃欲扑。稍远的前方平地上，另有一组选手上身赤裸，穿着短裤，光腿赤足，犹在角力争斗；还有两人则在一旁的空地上叩头谢赏。地毯的上端，十位乐手席地跪坐，各持笳管、古筝、琵琶等乐器倾情伴奏，在渲染皇室仪式感的同时，营造出了赛事紧张、激烈又欢快、轻松的氛围。

整幅作品构图繁复，场面宏大，笔法严谨，刻画细微。四周青山环抱，古木苍郁；人物的神态和动态，细腻逼真。画家综合运用西洋油画的透视和明暗技法，并融汇中国传统绘画的勾线填色和工笔线描技法，造型精准，形神兼备。画面上端，《塞宴四事》诗四首并序，书画并茂，相得益彰。

赛龙舟：源于民俗的体育赛事

龙舟是指画有龙形、雕刻龙纹或制作成龙的形状的船只，源于先秦祭神(河神和水神)活动。划龙舟，又称赛龙舟，一般是在狭长、细窄的船上，多人划桨前行，以先到达终点者为获胜，与奥运会比赛项目皮划艇相似。元代画家王振鹏绘制的《龙池竞渡图》，描绘了宋徽宗赵佶在东京汴梁西北的宫廷后苑金明池，观看龙舟竞渡的盛大场景。

划龙舟是我国传统节日上巳节、端午节的主要习俗，后来演变为具有民俗文化色彩的水上娱乐活动。相传战国时期，每年五月初五，楚人以划龙舟纪念投江而死的屈原。但实际上，早在屈原之前，划龙舟就已在吴、越、楚等国出现。东汉《事物原始》记载：“竞渡之事，起于勾践，今龙船是也。”南北朝时期，划龙舟颇为盛行，发展到唐代，已成为一项隆重的赛事。为裁定名次，举办方在水面的终点插上长竿，竿上缠绕鲜艳的锦布，称为“锦标”“彩标”，以率先夺得锦标者为胜，这也是“锦标赛”名称的由来。

唐代画家李昭道的《龙舟竞渡图》，描绘了当时宫廷赛龙舟欢度端午的热烈场面。北宋徽宗时期，汴梁城顺天门外(今河南开封城西北)金明池内，每逢三月初三上巳节，都要举行赛龙舟活动，百姓竞相观看。画家张择端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，生动反映了皇帝与吏民观赏金明池中龙舟争标的盛况。唐宋以后，赛龙舟已然成为每年端午节的固定项目。彼时，龙舟竞发，鞭炮齐鸣，鼓声喧天；河江两岸，百姓蜂拥，呼声如潮，赛龙舟俨然全民参与的体育盛会。

王振鹏在元武宗至大三年(1310年)绘制的《龙池竞渡图》(绢本水墨，纵30.2厘米，横243.8厘米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，描绘了北宋崇宁年间农历三月初三，金明池内外龙舟争标、万民争睹的壮观景象。卷首表现了御座大龙舟在4艘龙头、虎头船的前后摇旗护送下，昂然前行；卷中，水殿楼阁、平台拱桥相连，水秋千等竞技表演次第展开；卷尾，宝津楼雄伟奢华，巍然矗立，宽阔的水域上锦标飞扬，12艘龙虎船上，桨手各执棹橹，奋勇争先，攀于船头的一位健儿，舞旗挥引，激情洋溢……一时间，旗飞桨扬，万人喝彩，构成了一幅宋代皇家水上运动的壮观画面。

1984年，由1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龙舟大赛在中国香港举行，龙舟赛从此正式列为国际比赛项目，实现了从传统民俗活动向现代体育赛事的成功转型。2021年8月，在国际奥委会支持下，中国的龙舟展示队，进入东京奥运会的皮划艇赛场。今年，中华龙舟赛将再度以表演项目亮相巴黎奥运会，为龙舟运动的普及和推广持续发力，凸显出龙舟文化独特的东方魅力。

(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物馆副研究馆员)